

土字

章句 巾一下

份按大學大全本一卷今欲便讀者故分而為三

困勉錄曰此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即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顯謨即是經文上一箇明字又曰經文只一箇明字足了康誥帝典却加一箇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得然能明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為氣稟所拘一毫不為人欲所蔽方纔能明

大學章句大全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大甲顧謨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附纂黃氏洵饒曰克明德始通考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末引虞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聞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瑩徹者與生俱生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



份按克明德者德字包明德
字明字即明字乃明其明
德之謂夫謂明德為衆人所
同則可謂明明德為衆人所
同則不可也且克明二字正
須連說蓋惟能明之故見其
克耳吳氏看做兩層誤矣

呂晚村曰天命二字人多鶻
突但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
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
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
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
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
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

深進道之或敏或鈍殆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
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
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
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枯於氣稟之
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
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
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附蒙引克明德明字
連上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吳季子云
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
明之之明為明德之明矣人多喜而用之誤也○克
止是能也語錄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
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

朱子曰常目在之古註
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

恐人偷去兩眼常
常觀在此相似

諟猶此也

從古是
字之說

或曰審也

廣韻
註也

只一心耳而虛延分人心道
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真
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
曰支離曰兩極究竟他也不
怪支離兩極總怪這一箇理
字耳看楞嚴惟識圖覺等語
真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
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
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
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
為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
以亂之却極淺鄙易破即禪
子亦心知其不然遁以為萬
言故佛家於天命上截則空
無下截則粗陋其點者借粗
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
求渾一不知真成兩極也

今不
必從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

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

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
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
蔽了他顧諟者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
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
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
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
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
物可見其形象○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
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
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
其當弟此之謂常自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
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
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
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

靜語默之閒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卽明德之本原顧諟卽明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卽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附纂明命深。此明命字就明德言。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固然矣抑明之之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蓋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

之大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
教大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爲常目在之也常目
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由外鑠我哉有生
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卽命
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
明者當如何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明
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
失其畀付之初意也附語錄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
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
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
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卽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
閒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先生問
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
命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
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
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己矣曰此便是
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

困勉錄曰存疑謂自其虛靈
不昧言曰明自其具眾理應
萬事言曰峻淺說因之此大
謬也峻總是明到極處不必
分貼又曰帝典又變明為峻
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
是不可不明的

份按峻德即明德體用之全
非有所加也則此峻德者是
亦人所同具但眾人為氣拘
物蔽不能如性之之聖全此
峻德而不失耳吳氏所謂惟
克則峻克明其德而至於峻
却似謂峻德深於明德眾人
雖皆有明德而不能有此峻

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
如見一箇物事在這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
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
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

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
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

德恐不免有語病也○此節所以別於首節眼目固在後字然謂峻德深於明德則不可

困勉錄曰自字對民言○份按玉溪東陽皆重看自字雖似有意味然恐非正解當以吳氏之說為當蒙引存疑皆

益哉是德之天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能以至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是堯而已矣附蒙引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徵則悠遠以后事故帝典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存疑所謂峻德即明德體用之全非有所加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

不取盧許之說也

份按克明德指文王言似未
可謂爲自明之始事而視之
爲淺也

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
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
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
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
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閒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
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
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學者全
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
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
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
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
德之端也。大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
常日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
典承上文言能常日在天之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
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
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
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
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

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
通考東陽許氏曰大甲湯孫之名湯崩大甲立不明
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大甲顧諟天之明命言
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卽堯典克明俊德
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峻德卽明德○吳氏
季子曰含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
蓋天下之理已昏昏者不能使人之昭昭而新民之
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反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
德瑩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得哉
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爲先務自明則能明民矣傳
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一語不亦深切
而著明矣乎附蒙引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爲
仁由已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
○存疑觀乎顧諟之言格致誠正之功思過半矣觀
乎克明峻德之言止至善之旨亦可默會矣
其辭雖若錯舉而先後次第亦有不容易者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

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

邵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

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

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下同

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

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困勉錄曰凡人在昏迷之中最難覺悟在積習之中最難振拔故苟日新句最重又曰日新二字格致誠正工夫俱在其內蒙引謂不宜以格致誠正安在此似拘蒙引又謂註滌其舊染之污只是物欲不必兼言氣質亦是拘又曰學之初以去其舊染之污為新學之繼以勿使舊染之污復生為新學之終以勿使舊染之污偶生為新又曰苟日新是不因循猶豫日日新是不中阻又曰新是不倦勤看來全體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工夫如夫子之

憤樂一般又曰日日新是無
開斷又日新是無住頭總而
言之則皆是無開斷又曰日
日新又日新兼未新者則更
新已新者則常新且愈新三
意○翼註曰日日新又日新
二句緊相連說無大分別然
看來二句亦略有分別日日
新者連續不開斷也又日新
者末路更振刷也細看又字
還不可作有守意還是加功
意○呂晚村曰日日主繼續
意又日主提振意日日從上
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
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
各有精義○袁了凡曰人到
日日新已無開斷似不能有
加矣復言又日新者謂於緝
熙無閒之際又加鼎新革故
之圖也

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閒。
去聲斷反。徒玩也。
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

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
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
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言
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閒斷也。○西山
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
甘為私欲所污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
哉。○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
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
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
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
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大甲
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
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
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
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

新爲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明字。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已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爲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歟。其作聖之途。輟歟。處已者。不如此。則於明德有遺憾。處人者。不如此。則於新民有餘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曰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閒斷。猶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詔之也。其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日新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日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污。迓續方來之

四書釋地曰康誥大學引者
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
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
以康誥之康為圻內國名遠
勝鄭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
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
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
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
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
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
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

康誥曰作新民

善薄者使之厚。漓者使之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
潔矣。**附**蒙引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論語苟志於仁
苟字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
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又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
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存疑看
來。新民工夫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
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家
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良有以也。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鼓之舞之如

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
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
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
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疊疊不能自己是
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峰胡氏
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

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
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
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
爲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
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
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
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
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
未見耳

份按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
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說
困勉錄謂只依大全爲是愚
謂二說正可兼用也

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繫
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
卽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爲自新
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
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通考東陽許
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
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
之則民德日新○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
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止
於至善附蒙引新字連民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
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
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
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
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爲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爲作其
自新之民蓋亦晚年改定之說也○存疑蒙引曰自
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
爾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

無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此是推本說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朱子曰是新民之極

四書釋地曰周雖舊邦鄭箋云大王率來胥宇而國於周周字貼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為真舊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為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邵與岐畢相近為之長可矣計魏在邵東六百餘里而令邵國與魏為長道路太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境而辭不及

和天命也新○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舊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興於岐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

闕並不解其故余謂穎達每
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
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
喜也但云幽距岐四百餘里
四當作二

呂晚村曰極卽是至善無所
不用極卽明明德新民皆止
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
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
善理雖通而賓主不可紊故
應從新民轉出極字
呂晚村曰看註以至善訓極
字以皆欲止於訓無所不用
其極故用字只貼極字折開

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
民周詩之新舊邦特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
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
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綏來動和之域非天下
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謂是歟
○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下文王明
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考之附蒙引大抵論湯文
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
據所引之詞則略有淺深蓋是大學傳文
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爲精密者云爾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
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

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
後已也○王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
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亂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
○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